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  
第四回 俠士逾垣酬大德 禪關稅駕識長途

詩曰：江上青峰對短歌，白鷗狎得勝籠鵝。

清光漸到秋來倍，好句偏於醉後多。

剩有寒蛩憐雨菊，猶遺晚蝶伴煙蘿。

擬尋一樣漁舡隱，明月兼鼓臥綠蓑。

卻說提騎來拿白公，行到青州府，宣旨畢，府尹就行批於樂安縣，著知縣提解。鮑公看了批文驚得面如土色，半晌動彈不得，只款待提騎於公館中，自己亦不打轎，止帶衙役二人，徒步到留隱村來。

家人報與白公。白公忙出來迎接，只見鮑公素袍角帶，手捧黃牘，惶惶而進。行至堂中，鮑公拜伏於地曰：「皇天不佑，遭此不造。罪弟有力無伸，故爾拜告。」

白公忙忙答禮，扶起道：「老父母有何不諱之事，不妨直說。」鮑公吞聲哽咽，不敢說出，白公再三問之，鮑公方答道：「老年兄歸隱已久，不意朝廷聽奸黨之言，道年兄朋黨首惡、大不敬，今使提騎來拿。奈何奈何？」

白公亦覺失色，強對道：「自古說，『為子死孝，為臣死忠』。老夫又無過舉，待到京師，自然有辨析。老父母不必過傷。」

鮑公道：「不可。當今在朝眾正，盡行貶逐，在任者悉皆奸黨。老年兄若到京，必在其掌握之中矣。不如思一長便之策，潛逃為上。」

白公歎口氣道：「老父母雖是愛惜老夫，為此過情之論，但老夫思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皇土，何所適從？且老夫當初上本時，原料有此禍，若今抱頭鼠竄，是勤於前而細於後也。今惟有到京去，倘天王聖明，知老臣無罪，赦而不問亦未可知。或皇天默佑啟奸黨之衷，不致我於死地，亦未可知。老父母且慎言之，倘外人聞知，禍累及老父母矣。」遂命家人治行裝。

眉仙知之，下堂抱父肩哭曰：「父親年老，且勿往，容兒代去，為父親伸冤，必無大禍。」白公撫其背曰：「此雖汝孝心所發，但朝廷所獲者是我，縱汝代去，奸黨心終不死。今我長往彼願足矣。雖獲大罪，存汝猶可延一線之祀。兒無自遺戚。」

鮑公見此光景亦流下淚來。白公道：「我今是欽犯，不可遲延。」亦不進去辭別夫人，恐又有一番纏綿，遂攜鮑公出門而去。眉仙帶哭隨後而來，白公止之曰：「兒無往。倘提騎見了，傳人奸臣之耳，又生嫉妒之心。」眉仙佯意回步，俟白公去遠，隨後慢行。夫人知之，痛哭昏暈於地，侍婢救醒百般解勸，夫人只得收拾行囊，多置盤費，命家人送去。

白公到了縣前，合城人知之，無不歎惜。也有說白公是好人，何故遭此大禍？也有說權臣在朝，白公去必致死。自此說的、罵的、流涕的、痛哭的、推胸懷恨的，不一而足。又有白公舊鄰舍曉得這事，不分男女老少，都氣唬唬跑到白公面前，跪拜道：「老爺是極好人，怎麼受此枉禍？吾等若坐視不救，枉做了人。老爺今日且莫去，待我們眾人一齊跑到京裡，替老爺伸冤。皇帝若不聽，我們都撞死金階，替老爺頂罪。」白公勸慰道：「我平日無甚好處及你們，何故這等苦留？吾到京去對理明白，不日就回，回來正要稱謝汝等。汝等今日請回。」鮑公又細細分說，勉勞眾人。提騎見眾人如此，恐有民變，忙催白公上檻車。鮑公對提騎道：「若如此民心益不捨。」自將白金百兩，送與提騎，遂不上檻車。

眉仙見白公要去了，哭倒在地。提騎忙催起身。眾人尚攀轅不捨，直送出城，白公再三慰勞，眾人方回，但是悲泣不勝，路人見之莫不墮淚。鮑公亦送出城，哭訂而歸。眉仙直送過縣界。白公命家人同公子回去罷。眉仙只得於車前再拜，痛哭而歸。正所謂：

禍患臨頭處，父子不相假。

眉仙同家人一路含淚，歸到家中。夫人接著詢其去因，又大哭一場。白公虧鮑公重賂與提騎，一路不甚吃苦，望京而去。

且說黑飛神劉釗，在湖中打魚，只好度日，自思年近五旬，尚無妻室，今行青苗法，府縣都有錢借，不如借幾貫來娶一妻室。倘生得一子亦可接續己業，老來好倚靠他。遂借□貫錢娶得一中年婦人。二人打魚雖多，多了一人，亦只好度日。才過幾日，值比稅納錢，劉釗算該納□二貫，此時一貫也無。催比甚急。劉釗思算無措，只得原將妻子賣了，才納得七貫，尚欠五貫。劉釗只得把漁船賣了，只得三貫，尚少二貫。劉釗自思沒了漁船，活計全無，今又無妻室繫累，不如藏這三貫錢在身，竄逃去白公處。此人豪俠之士，必然收我。算計停當，也不去納這三貫錢，竟逃奔樂安縣來。進城時只聽得眾人三三兩兩，說白公被朝廷差提騎拿去之事。劉釗心上疑惑，走到舊宅子來看，只見又是眾人居住，心上愈疑，遂假意問一人道：「白老爺去，難道同家眷都去了？為甚宅子都與別人居住？」

一人道：「他前年因被盜，虧家鄰救護，故此把與眾鄰居居住，自己遷留隱村去的，今自己上京去。兒子、家眷原在留隱村家裡。」劉釗聽說，又不認得留隱村，因自思道：「我原為投白公而來，今他既去，雖到其家亦無用，不如星夜趕上京去，打聽白公下落，倘有可救之處，正好報前之德。」遂走出城，望京進發。

誰知提騎有鮑公之賂，又犯人已得，遂一路解白公慢慢而去。劉釗著急，趕得快，將到京，已過於邸舍。劉釗認得是白公，只不與廝認，恐提騎見疑，路上難下手，暗隨進京。

提騎報知呂惠卿、王雱。二人道：「可將來禁於刑獄中，明日親自鞫問。」

劉釗知白公禁於獄中，大喜道：「此時可以報恩之地矣。」遂竊旅店中劈柴板斧藏在身邊。至夜深，到獄門邊，視那獄牆高有二三丈，遂躡身而進。但不知白公禁於何處，遂於監外斂足潛行，四下竊聽。行至末後一監，只聽得一人歎氣道：「不意我今日死於此地。」時月色高照，劉釗從間壁縫一張，見是白公，又無枷鎖，手持佩帶將自縊。劉釗著了急，將板斧劈開監門，反把白公一擄。並不問出情由，背著白公，走近牆邊，遂將身一縱，縱出高牆，方對白公道：「感老爺之德，今日特來奉報。」白公方知是劉釗。劉釗復駝白公越出京城，連夜而遁。

白公問道：「今雖蒙汝救出，但避往何處去？」

劉釗道：「若我漁船在時，絕妙。」白公問：「漁船那裡去了？」劉釗將前因細說一番。白公道：「我原帶有盤費銀，今尚餘數□金，你可將來買舟而遁。」劉釗遂買了一只大船，又買些捕魚器具。白公亦作漁翁打扮，飄然往五湖中打魚為樂去了。此正應了黃犢客所云：「駕一葉之扁舟，挾飛仙以遨遊」之句。

且說王雱、呂惠卿，明日使提騎弔白公出來鞫問。獄吏開鎖到監中一看，人影也不見一個兒。獄吏慌了手腳，報與提騎。提騎進去看時，果然空空如也，但牆壁依然，惟獄門劈碎。眾人疑惑道：「白公縱要越獄，又無鐵器在身邊，獄門如何劈碎？或外人劫牢，但牆高數丈，如何進來？」提騎只得帶獄吏來覆王雱、呂惠卿。

二人見說，亦覺疑惑，一時大怒，指獄吏道：「一定是你放走了！」不問情由，要推去暫首。獄吏再三分辨。遂又著提騎要緝白公。提騎道：「他有一個兒子，可捕來頂罪，那時再緝正犯。」二人見說歡喜不勝，忙著提騎來拿眉仙。

到了青州府，報知越獄之由。適值袁漸陸、方端如二人因縣考有名，今在青州府考試畢，欲俟出案方回，知此消息不及出案，星夜趕回，逕到白家來報眉仙，說出白公在獄不見，今又來拿兄，可速急迴避。

眉仙聞言，驚喜相半，對二友道：「老父不見，必有緣故。但我有老母在家，如何逃避得？」

二友道：「若提騎來拿，難道亦以有老母不去？且有我二人在此，即如兄一般，難道這件事托不得我二人？」

眉仙遂入內告知夫人。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快快去！若再遲延恐及於禍。」眉仙遂多帶盤費，又取仙師所贈珊瑚鞭子在手，

拜別夫人，又出來與二友拜別，就擇一駿馬乘之。臨行又叮嚀二友道：「今老母托與二兄，望二兄垂目。」二友道：「不必多囑。」忙促眉仙出門去了。二友自歸。

那提騎到樂安縣，因見鮑公掛冠歸隱，縣尹無人，逕自到留隱村來。到得堡南，見了碑亭牌坊，提騎道：「原來鮑知縣是他一黨，一個欽犯，反替他為此盛舉，今恐及禍又棄官逃去。」遂將碑牌盡行推毀。

到了白家進至堂上，四望無人，竟進後廳來，看見夫人端坐。夫人斥之曰：「汝輩是甚麼人，闖入內室？」喚家人來拿賊。提騎方立定答道：「吾等是朝廷差來拿小相公的。」

夫人道：「自古說『罪人不孥』。老爺既拿去，小相公又無罪，拿他怎的？」

提騎道：「老爺禁在獄中，夜間越獄而逃。故此朝廷差吾等來拿小相公。」

夫人道：「小相公自老爺上京去，放心不下，亦上京去了。你反來我家裡拿人！」提騎聽說，手足無措，欲入內搜尋，又見夫人風威凜然，不敢擅進。夫人見眾人如此光景，反說道：「汝等若不放心，可進內裡來看。」提騎方進去，遍處一搜，果然不見，只得空手上京，來覆二奸，並說推倒碑牌之事。

二人見白公父子俱無蹤影，也只索罷了，止行文天下緝獲，又欲治鮑公之罪，見他又棄職不知去向，從此放過一邊。

且說眉仙出了門，行有數里，心上思量道：「今離家出奔，天下甚廣，將何適從？」又懷念道：「當初仙師贈我珊瑚鞭時，原說日後自有用處。今我逃避，幸帶在此，可將此鞭策馬，任馬所之。」果然鞭起時，那馬行走如飛。眉仙在馬上昏昏悶悶，思量父親不見之故，又思夫人在家無人侍奉。左思右想，看看傍晚，眉仙遂投宿於旅店。

明日又行。不幾時，行到一個所在，遠見一小城池，那官道上車馬雜沓，商賈輻輳，比前所過地方大不相同。眉仙望著城子只顧行，那馬反轉過身，背著城頭，從小路而去。眉仙欲撥轉馬來，那馬嘶鳴難聘，眉仙只得任其所之。看看日落西山，前面又無旅店，心上正慌。再行一刻，那馬竟立住不行。

眉仙舉頭一看，只見樹林中一個牆門，甚覺幽僻，遂跳下馬，走近看時，見門上有一扁額，上書「牧雲庵」三字。庵側一池，此時明月當頭，光曜無端。池旁數株古樹，上有昏鴉奪巢，鳴叫不輟。眉仙思量無處投宿，只得叩門。少頃，兩扇小門開，看見一個老僧。

眉仙恍然失聲道：「『鳥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』，不意二語應於此地。」老僧見出語不俗，忙揖迎入。眉仙遂帶馬同老僧入庵。老僧就問投宿之故。未知眉仙說出甚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